

我和孔庆东
提名季老当人大代表



国学大师季羨林

2009年7月11日,是个星期六,我照例睡个懒觉,睡到自然醒。时近正午,儿子罗丹突然破例将我唤醒,说爸爸赶快上网看,季羨林先生逝世了。我吃了一惊,尚未醒过盹儿来,就一骨碌从床上坐起,呆呆地看着罗丹。

多年父子,实是最贴心的朋友,罗丹深知什么人、什么事在我心中的分量。罗丹上高中时,班里有一位爱读书的同学,他和他的父亲十分敬仰季羨林先生。记得有一次,这位同学写了一篇关于季先生的作文,刊发在学校办的杂志上,罗丹拿给我看,说您看这位同学和他的父亲虽然都没有见过季羨林先生,但他们对季先生的感情有多深啊。我对罗丹讲过我上大学时曾请教过季先生,罗丹很是羡慕。由季先生,罗丹还知道了有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这样的古洋文。前两年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当时罗丹学习正紧,但还是抽空饶有兴致地听了几讲,多半也因钱文忠是季先生的弟子。

季羨林先生逝世当天下午两点,我的大学同学、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新帖,题为《我和罗文华提名季羨林当人大代表》。孔庆东是新浪名博主,这篇文章当天就有数百人跟帖,各大网站纷纷转载,极速传播。

孔庆东开篇就说:“季羨林老先生去世了,估计肯定会有一大批记者要来采访我。我第一声明,我不大了解季羨林先生,没有资格评论他。第二我建议记者朋友多多采访以下十几位各方代表人物:唐老鸭钱文忠汤一介张承志萧夏林余秋雨王蒙王朔韩寒聂元梓江景奎易中天罗文华阿忆铁凝,综合起来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季羨林先生的‘客观’形象。第三我其实跟季羨林先生还是有不少接触的,但是在北大校园里,我那点接触根本不值得一提,只能在这里简单回忆一件往事……”

孔庆东回忆说,“记得大约是在1984年,北大让全校师生员工推荐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们中文系文学八三班由班主任温儒敏老师主持,专门在32楼416室(我与孔庆东、阿忆同住此室)召开了一个提名推荐会。会上,有人提名副校长沙健孙(教过我们中共党史),有人提名系团总支书记李小凡,有人提名副系主任费振刚,有人提名党史老师沈大姑……周长庆同学提名系教务员冯世澄,说这位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师生服务,而且对所有同学都很亲切。此外,大家还提了王力、朱光潜、冯友兰等名教授……“我班国学大师罗文华同学郑重提出:‘东语系的季羨林先生虽然当过副校长,却一点架子也没有,多次为新入校的同学指路,看行李,大家都看见过,应该让这样的老师当人大代表。’我知道季先生和老罗在校园里聊过天,老罗向季先生请教过关于《罗摩衍那》的问题,而且季羨林当了人大代表,绝对不会假公济私,就立即表态:‘我同意老罗的意见。季先生为人朴实、热情,像个老校工,爱学生,爱北大。这样的同志当人大代表,会为老百姓说话。’”但是朱丽同学提出了不同意见,说:这几位老先生年纪都太大了,哪有精力当人大代表?沈光同学等也同意朱丽的意见,一定要提名年轻学者。“我和老罗据理力争,又说了季先生很多优点。阿忆同学本来站在朱丽那边,后来架不住老罗伶牙俐齿,又怕因为季老而得罪罗老,后患无穷,所以很快改变了看法,说:就按老罗和老孔说的办吧。”最后,温儒敏老师总结性地拍板:根据孔庆东、罗文华同学提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八三级全班师生经过认真讨论,推荐季羨林等同志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然后就往上报了。

其实,当时季羨林先生早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了,我们应该推荐的是基层人大代表,没季先生什么事。但那次郑重其事的提名推荐,也反映了我们当时对季先生为师为人的认可和好评。

在北大图书馆里,在外文楼外,在南亚研究所附近的小路旁,在未名湖东北的小桥边,我曾有幸向衣着朴素、态度温和的季羨林先生求教。那时,他还未被授予“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凭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他自始至终也不稀罕这些光环。

雪域高原吹来的风

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
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
六十年前的西藏是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的道路难通,信息不畅。虽然全国人民都知道,西藏和平解放了,百万农奴解放了,但仍然难以了解那里的情况。于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很大的摄制组进驻西藏,拍下许多纪录片,其中包括大型彩色纪录片《今日西藏》,而《翻身农奴把歌唱》这支歌曲就是这部纪录片的插曲,它如同远方飞来的雄鹰,带来了雪域高原的信息,歌曲高亢嘹亮,旋律舒展悠扬,把高原的美好风光和翻身得解放的西藏人民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这支歌的原唱才旦卓玛所说:“《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歌词,跟西藏的蓝天白云一样——高原春光无限好,真的是叫我怎能不歌唱!”

接着故事片《农奴》也采用了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曲,这部电影不仅让这支歌传播得更为广远,而且还让全中国人民深切地知道了什么是“农奴”,什么是旧西藏那个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制度。在看完强巴的故事以后,听到影片结尾处响起《翻身农奴把歌唱》,更是别有一番意味了。

《农奴》拍摄于1960年代初,所有汉族主创人员均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李俊在此之前拍摄过《通往拉萨的幸福道路》,对西藏已经比较熟悉。他后来的作品中被大家所熟知的还有《闪闪的红星》、《归心似箭》、《大决战》等。《农奴》由著名编剧黄宗江撰写剧本,黄宗江说他在西藏看过一个活报剧《强巴的命运》,群众自己演出的,戏相当粗糙,却很朴素。在农奴主随时可以割掉农奴舌头的社会里,农奴基本很沉默,装哑巴的人不少。戏中的细节基本来源于真实生活,农奴生孩子要给老爷上税,还要根据单、双眼皮交钱,婴儿的每只耳朵要交纳一个“雪松”(藏币)的税,农奴主踩着农奴上马更是普遍现象。在创作《农奴》剧本中,黄宗江广泛收入了这些素材,讲述了农奴强巴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强巴的父亲被农奴主的管家打死了,他的母亲由于还不上债,被令举着鞭子到农奴主家只身赴死,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强巴从小被奶奶养大,奶奶是他悲惨童年中惟一依靠,铁匠的女儿兰朵是他最要好的伙伴。因为饥饿,强巴偷吃了一点用于供奉的酥油,要受到最严酷的惩罚:砍掉一只手,割掉舌头。经奶奶苦苦讨饶,土登活佛开口饶了他,虽然免于割舌,但受尽欺凌后,性格倔强的小强巴发誓再也不说话。成年后,西藏和平解放了,可强巴依然生活在土登活佛和鞭打过他的郎杰老爷的压制下。他试图逃跑,却被农奴主派人追捕,只能和兰朵骑着黑马纵身跃下悬崖,侥幸的是两人都没有死。土登活佛和热萨勾结“卫教军”,逃亡中郎杰用枪抵着强巴背负他,一个解放军战士为了救强巴牺牲了。得救后的强巴终于开口说了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

电影《农奴》除片尾曲用了《翻身农奴把歌唱》,还一首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也由于才旦卓玛唱的,歌里唱道:“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啊,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哪,藏族人民再苦,再苦也有甜,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另外影片中兰朵反复吟唱的《无字歌》也是一首忧伤动人令人难忘的歌,当时传唱很广。



《农奴》剧照

成语重组

陈长林

不乱坐怀

名人轶事古今流传,柳下惠和“坐怀不乱”始终同乘一条船。千古佳话在,尊柳者竖为道德标杆;本世纪初海南省公开选拔副厅级干部,有道面试题即要求考生分析这一故事对从政者有何启示。千年悬案悬,诋柳者不待坐怀,坐地已乱;柳下惠若非“性无能”,岂有不乱之理?2006年柳下惠家谱突现京城,柳氏后人,已过百万,柳宗元、柳公权、柳永皆谱上有名,“性无能”说不攻自破。不过姓氏专家声称,因相关细节出现太晚,“坐怀不乱”只能作故事观。

其实,坐怀不乱,名声不错,效法挺难。当年颜叔子与寡妇各独守一室,相邻无事。一夜寡妇房子为雨所毁,来求庇护,颜叔子让其进屋,秉烛而燃到天明,事后犹悔自己不够审慎。鲁人遇此情形,坚决闭门不纳。诘问缘故,鲁人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可同处一室。你我都年轻,所以不行。寡妇说:你怎么不学人家柳下惠?鲁人说,柳下惠行,俺不行。俺只能用不开门,来学习柳下惠坐怀不乱。孔夫子对此评论道,要说学柳下惠呀,没有谁比这位鲁人学得更好。

学习柳下惠,为何鲁人最到位?因为其深知人性颇有弱点,与其事中克制,不如事先防范;与其坐怀不乱,不如“不

乱坐怀”。因为坐怀不乱,只是一种自律,全凭自觉;而“不乱坐怀”,强化他律,建设制度,方为治世根本。

童谣无忌

童谣“另类”,年年岁岁。安徽合肥一些小学生,口中念念有词:“李白乘舟将欲行,忽听扑通跳水声,一个猛子扎下去,捞起一看是汪伦”。“考试复考试,考试何其多。我生待考试,万事成蹉跎”。孩子吟唱,有口无心;家长听罢,不免担心。

江山代有童谣出,过去老太太教唱“小子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如今孩子们自己动手,改编经典,乐此不疲。唐诗名篇,就地取材:“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夜来巴掌声,蚊子死多少”……均属此类。

大人对此关注可以理解,担忧似大可不必。“另类童谣”看起来是恶搞,其实未必有恶意,大不了是一种情绪宣泄,自娱自乐,无伤大雅,反倒有一股童趣浸润其中,创造力不容小瞧。

卢梭说过:“如果你不先培养活泼的儿童,你就绝不能教出聪明的人来。”就算“另类童谣”不能让儿童聪明,至少能让他们快乐。书包太沉,学业太重,大人又不是不知道,“减负”喊了多年,有多少成效?只有天知道。既然大人创作不合格童谣,就莫怪孩子自己创造“另类童谣”。连大人都知道“笑一笑,十年少”,人家本来就是少年,还是顺其自然,爱咋笑就咋美好。

如歌岁月

张璐

小径

小径位于市中心,南北两面与之相接的,都是宽阔平坦的城市大道。

小径确实很小,不过两米多宽,百米多长。西侧,隔着窄窄的一带草地,有一溜儿院子的围墙从入口一直砌到出口;东侧,南端是密密的桃树林,北端是稀疏的杂树林。因为少有人走,所以虽然处于市中心,却显得简单而宁静。

我第一次走过小径是在一年夏末,那个时候,桃树林子已经挂满了青色的桃子,密密麻麻的,一下子就将我的记忆拉回到了童年果园的美好里。那以后,我就坚持上班时候只从小径经过。

小径的两侧从一而终栽植着合欢树,不很粗大,但是在那个夏末一点也不比桃树逊色。粉粉的合欢花一簇一簇的,软软的,茸茸的,风一来,便在绿羽一般的叶子中间轻轻地打颤,像是隐在深闺不胜娇羞的女子。合欢的枝叶长势很好,把头顶的天空分割得支离破碎,任它多么毒烈的太阳光,也不能完全照射到人的身上来。合欢的枝条一般都是极其优雅地向上扬起,但是长在低处的,却也有些掉落下来。最喜欢从那些低低的枝条底下走过,因为它们挡住了去路,走过时,不得不用手轻轻地撩起,待脸儿肩儿都过了,再轻轻地顺势放下,这一撩一放,自己的心头蓦地就平添了许多幽婉的诗意呢。

若是刚下过雨,再逢上初晴,灰砖铺砌的路面也是一道风景。因为浸了雨水,灰砖湿润润地,太阳光透过树叶,又漏到上面一些斑驳的光影,亮亮的,还带着轻快的闪动,让人的心情异常清亮,脚步也轻快起来。

小径总是不乏鸟声。在晚秋,当劲风把每一根枝条扫荡得干干净净,便能清楚地看到鸟儿们的身影。它们忽而于路面上停立着啄啄点点,忽而于低低的桃林中来回穿行,忽而又倏地飞上高高的梧桐树梢,人的眼睛根本就跟踪不及。我想这里的鸟儿是长驻的,而且很有灵性,见我多了,便认识了我,许多时候,我的脚步都接近它了,它还丝毫不惊不慌,甚至故意仰着小脑袋,唧唧喳喳,像是与我对话。我很感激这些鸟儿,亏了它们,使得小径即便是在萧瑟的冬天,也仍然生动。

到了初春,小径的好就更不必说了。小径西侧那一带草儿绿得直逼人的眼睛,鸟儿更加欢快地鸣叫,围墙里的几株垂柳也终于不甘寂寞了,披着一身嫩黄的薄衫,对着这边招摇。每每经过,心头就会浮起苏轼那首《蝶恋花》中的句子来——“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默默吟诵中,觉得那柳树仿佛就是一袭佳人,兀自晃动柔软的腰肢,不经意间,就把风情抖落到墙这边的小径上来了,惹得人啊、树啊、草啊、鸟儿啊,个个都血脉通通地跳。

小径东侧的景致也更让人喜欢了。桃枝满布着可爱的花苞,快一些的,粉色的瓣儿已经露出了头,隐隐约约地,有柔柔的香顺着轻风飘到鼻息里来,让人禁不住就想闭上眼睛,深呼吸深吸。更绝的,是桃树下面的草地,那肆意铺开的绿色之间,竟然有天蓝色亮闪闪的星星。仔细看了,才知道那星星点点的惊喜原来许多小小的明亮的花儿,一时间,心里所有的烦恼就跑得不知去向。

小径偶尔也会漾起暖暖的生活味道。或许会有一对老人,或许会有几个老人,并排却松散地坐在石头条凳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那滞缓的手势,浅浅的笑意,虽然笨拙并且淡然,却也足以让人的心里溢满温馨……

小径就是这么的美好,尺寸有限,却四季风景,像生活,虽然平淡,却充满了许多细小而美好的变数。

可惜的是,这条小径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了。城市交通需要四通八达,需要将南北大道连通,小径必须与南北大道融为一体,必须变得与南北大道一样的宽阔平坦。

已经开始施工了,工程队砌起了围墙,将小径遮了个严严实实。每天还要路过,路过时总是觉得遗憾极了。我还好些,听说,小径西边的居民楼里,一个经常在小径里面玩耍的男孩子,知道小径就要没有了的时候,难过得哭了。